



别的声音，
别的房间

TRUMAN CAPOTE

OTHER
VOICES,
OTHER
ROOMS

(美)杜鲁门·卡波特 著

李践 陈星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OTHER VOICES,

OTHER ROOMS

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/(美)卡波特(Capote, T.)
著;李践,陈星译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1.2
ISBN 978-7-305-07940-5

I. ① 别… II. ① 卡… ② 李… ③ 陈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9125 号

Truman Capote

Other Voices, Other Rooms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,
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,
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NJUP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8-022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

著 者 杜鲁门·卡波特

译 者 李 践 陈 星

责任编辑 沈卫娟 王薇薇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125 字数 130 千
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07940-5

定 价 26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杜鲁门·卡波特

杜鲁门·卡波特(Truman Capote)1924年9月30日出生于新奥尔良,原名杜鲁门·斯特雷克弗斯·珀森斯(Truman Streckfus Persons)。他的幼年生活因家庭不宁深受影响。他先是被送到阿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,由母亲的亲戚抚养;后父亲因诈骗罪被监禁;再后父母离异,为他的监护权争得不可开交。他最终搬到纽约市,与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,并改用了继父的姓,这位继父是一名古巴商人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,年轻的卡波特在《纽约客》杂志社找到份送稿件的工作,却因为无意中冒犯了罗伯特·弗罗斯特而被解雇。他二十多岁时在《时尚芭莎》(*Harper's Bazaar*)上发表了几篇故事,从而奠定了他的文坛声誉。《别的

声音,别的房间》(*Other Voices, Other Rooms*, 1948)是一部哥特风格的成长小说,卡波特称自己通过这部作品“试图降魔除妖”。这部小说以及另一部较为温和一点的中篇小说《草竖琴》(*The Grass Harp*, 1951),一部源于作家阿拉巴马生活的幻想小说,巩固了他少年早熟的名声。

卡波特从事业起步时便广结名流,社交圈中有各类作家、艺术家、达官显贵、国际名流,他丰富的社会生活频受媒体关注。他将自己的故事收集在《夜树》(*A Tree of Night*, 1949)里,出版了中篇小说《蒂凡尼的早餐》(*Breakfast at Tiffany's*, 1958),但是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向舞台:将《草竖琴》改编成剧本,创作音乐剧《花房》(*House of Flowers*, 1954)。他也开始涉足新闻写作,例如最早的作品《地方色彩》(“Local Color,” 1950)以及《缪斯入耳》(“The Muses Are Heard,” 1956)。他曾涉足电影界,为约翰·休斯顿执导的影片《战胜恶魔》(*Beat the Devil*, 1954)创作了电影脚本。

卡波特对于堪萨斯城一家人的遇害事件非常关注,对此进行了长期调查,这为他的小说《冷血》(*In Cold Blood*, 1966)提供了写作基础。《冷血》是卡波特最受欢迎、最受赞

誉的作品。通过“以小说的虚构手法讲述真实的故事”，卡波特旨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综合体：一部既“绝对真实”又是艺术创作的作品。不管人们怎么定义这部小说的体裁风格，它以连载的方式刚出现在《纽约客》上，就吸引了无数的读者，这么庞大的读者群是卡波特以往任何作品都未曾有过的。他为了庆贺《冷血》一书完稿，在纽约的广场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化装舞会，这场舞会被大肆宣传，成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。一时间，卡波特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以及报纸杂志上，甚至还在电影《怪宴》(*Murder by Death*, 1976)中尝试了做演员的滋味。

他花费了若干年创作《得到回应的祈祷》(*Answered Prayers*)，这本小说最终未能完成，他本想通过这本书精炼归纳他在富贵名流圈中的所见所闻。1975年，作品的一段节选刊登在《君子》(*Esquire*)杂志上，文中暴露了一些名流的隐私，震动了卡波特的许多富贵朋友，结果那个曾经由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最终将他排斥在外。他晚年发表了两本小说散文集《犬吠》(*The Dogs Bark*, 1973)和《变色龙的音乐》(*Music for Chameleons*, 1980)。卡波特吸毒酗酒多年，于1984年8月25日去世。

导 读

约翰·贝伦特

杜鲁门·卡波特多年后曾回忆到,《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》源于他在一次林中漫步时的突发灵感,当时像是获得神示一般。那时他二十一岁,住在阿拉巴马州乡下的亲戚家,正在创作一部小说,可已经开始担心那本书最终会是“空洞、肤浅、淡漠”的。一天下午,他沿着远离住所的一条小溪散步,思考着如何调整那本小说,不觉来到一座荒废的磨坊前,这磨坊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旧事。记忆中的景象让他的思维飞速旋转起来,令他陷入“创作昏迷”状态,就在这阵“昏迷”中,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出现了,渐渐地几乎是彻底成形。天黑后回到家中,他没吃晚饭,把那部叫人烦恼的

半拉子小说草稿塞进写字桌最底层的抽屉(那本书的标题是《夏天穿过》[“Summer Crossing”],从未发表,最后遗失了),拿了一把铅笔、一叠纸,爬上床,写下:“《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》——小说,作者:杜鲁门·卡波特……说来,旅行者要去中天城,就得尽量挑个最好的走法儿……”^①

不管卡波特这本卓越的处女作是不是如他所说,就像是听写“云中一个声音”口授般自然而然、行云流水地写就,两年之后的成书是如此流畅抒情,如此充满诗情画意,的确仿佛是由一个文仙附体的作家一挥而就。

《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》的背景是美国南方乡村,青年卡波特在这儿长大,不同于《夏天穿过》的背景纽约。卡波特的印象主义文风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高雅气氛:“白热的下午即将过去,小镇渐渐趋于沉寂,夏日的天空在绵延大地上洒下柔和的色彩。”夜晚,“繁星如霜,撒在南方的天空,就像张藤网”。他的叙述色彩斑斓,有些颜色似乎就是即兴创造出来的:“摇摇晃晃的车轮掀起一团团尘土,弥漫在绿色的空气里,像是青铜粉末。”他的人物刻画也不逊色,例如百

^① 《云中声》(“Voice from a Cloud”),重刊于《犬吠》中,兰登书屋(Random House),1973,pp. 6-7。

岁的黑人车夫吉泽斯·费夫尔：“他的脸像是个干瘪的黑苹果，几乎要烂掉了；他锃亮的额头泛着光，好像有紫光在皮肤下闪烁。”至于脾气无常的继母埃米小姐：“她的声音有一点疲惫和做作，听上去像个玩具气球在嗤嗤漏气。”卡波特的这本小说中这样叫人回味的描写俯拾皆是，一个接一个，从童话般的甜蜜到彻头彻尾的怪诞诡异，比如说在云中酒店泥泞的废墟里，舞厅“地上躺着坠落的大吊灯，就像大块珠宝掉在了灰里，窗帘成天风吹日晒，早已撕裂，现在堆在起伏的华尔兹舞池里，像是正在行屈膝礼的女士”；“蜿蜒滑行的水蛇爬过舞厅里渐渐腐朽的钢琴琴弦，奏出黑夜之歌”。

这是有声有色的文字游戏：华丽、璀璨、大胆、没羞没臊地炫耀。作品属于典型的南方哥特式小说，发生在一个美妙、神秘的地方，那里铺满了寄生藤，到处是植物繁茂的花园，还有“大如人头的卷丹百合开在沼泽似的洼地里”。卡波特用寓意深刻的字眼给他小说中的各个地方命名：中天城、天国教堂镇、斯卡利^①庄园、云中酒店、溺水池。他的人物都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、特立独行的人、脾性古怪

① 原文与表示“颅骨”的英文词音形相似。

的人,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威廉·福克纳、卡森·麦卡勒斯、田纳西·威廉斯或者弗兰纳丽·奥康纳的作品中都能如鱼得水,甚至那些次要人物都如此:独臂的理发匠,巡回表演的侏儒紫藤小姐,以及下巴上长疣、疣上竖一根毛、自己总在抚弄那根毛的酒吧老板罗伯塔夫人。

《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》讲的是十三岁男孩乔尔·哈里森·诺克斯的故事,他在新奥尔良长大,母亲去世后被送到南方乡下与父亲一起生活,而这个父亲是乔尔尚在襁褓中时就离开他的。乔尔风尘仆仆地前往新家,走过一条比一条人烟稀少的道路,经过一处比一处黑暗朦胧的风景,穿过一个比一个小的镇子,来到杂草丛生、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斯卡利庄园。在那儿,在那个近乎废墟、既没有电又没有室内管道设施的宅第里,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,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,几乎不能说话,只能靠从床上向地板抛掷红色网球与人交流。这个怪异家庭的其他成员还有乔尔古板的继母,她那位举止阴柔、“能言善辩”的堂弟伦道夫,老黑人车夫,还有车夫的孙女密苏里·“苏”·费夫尔。

卡波特起初否认《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》是自传体小说。然而,和小说中的乔尔·诺克斯一样,卡波特也是出生在新

奥尔良，一直渴望见到家中缺失的父亲，幼年时被送到南方乡下和亲戚一起生活，随母亲而不是父亲姓。卡波特将乔尔描写成“太漂亮、太精致、太白皙”，这可以看作是自画像，同样，“眼里有女孩儿家般的柔情”以及“他的声音却是出奇的柔和”亦是如此。卡波特本人因为阴柔常被人耻笑，乔尔被伊达贝尔称作“娘娘腔”。假小子伊达贝尔是以卡波特童年的朋友、作家哈珀·李为原型创作的，而焦躁的埃米则让人想起卡波特在阿拉巴马的一个亲戚——考利·福克。

小说出版二十年之后，卡波特多多少少松了口。他承认自己意识到《别的声音，别的房间》是一部下意识中尝试驱除自己心魔的小说。他在一篇刊登于《时尚芭莎》1967年11月刊中的文章里写道：“除了个别事件和描写，我没有意识到这部小说可以算作自传。现在再回头读它时，我发现这种自我欺骗真是不可宽恕。”^①

说“不可宽恕”似乎有点严厉。因为即便是作家们想写的并不是自传，只要想创造小说人物并给予他们思想、独特的习惯和动机，就不得不从自己认识的人身上获取素材，其

^① 《云中声》（“Voice from a Cloud”），重刊于《犬吠》中，兰登书屋（Random House），1973，p. 4。

中也包括作家本人。卡波特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常常这样做。无论一个作家想象力多么丰富,无论他的人物在小说里看起来是多么新颖,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人物的影子,这些人原本就以某种形式贮存在作家心中的某个地方。因此,发现作家的小说人物有继承作家心性的痕迹毫不奇怪,不仅仅是那些与他相似的人物,他创作的所有人物身上都有。

没有几部小说像《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》那样,在出版前就造出了如此大的声势。在1948年1月,小说出版前,二十三岁的卡波特虽只发表过几篇很不错的短篇故事,却已经为文学界所关注。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不等见到《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》的样稿就买下其翻拍权,《生活》(*Life*)杂志在一篇关于年轻美国作家的特写中专门报道了卡波特,尽管文中涉及的其他美国作家,包括戈尔·维达尔和琼·斯塔福德,当时比卡波特更出名,并且至少已经出版了一部小说。^①

① 《卡波特传》(*Capote: A Biography*),杰拉尔德·克拉克(Gerald Clarke),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社(Carroll & Graff),1988,p. 131。

卡波特之所以获得公众瞩目,不完全是因为他极少的那几部文学作品。他当时在纽约已经算得上一个人物,而且是个很奇异的人物。他身材矮小,只有一米六一,长着一张娃娃脸,金黄的刘海,举止俏皮,很会吸引人的注意,而且不屈不挠一心要成名。布伦丹·吉尔记得,卡波特十七岁在《纽约客》杂志社做小送稿员时,长着圆圆的脸,留着金黄色披肩长发,偶尔还会披一件晚礼服斗篷,看上去像只“鸮一样奇异”^①。《纽约客》的编辑哈罗德·罗斯第一次在走廊上看见他时,大喊:“老天爷啊!那是什么东西?”^②

1948年,诺曼·梅勒出版了《裸者与死者》,欧文·肖发表了《年轻的狮子》,与它们同年出版的《别的声音,别的房间》自成一派,毫不逊色。总的说来,批评界的反应还是不错的。虽然卡洛斯·贝克在周日版的《纽约时报书评》中痛批此书(“本来没有必要讲乔尔·诺克斯的故事,可作者偏偏要发泄发泄,一吐为快”^③),但《纽约时报》每日评论员奥维尔·普雷斯科特的赞扬抵消了前者严厉的批评,他称赞

① 《对话卡波特》(*Conversations with Capote*),劳伦斯·格罗贝尔(Lawrence Grobel),初音出版社(Da Capo Press),1985,p. 31。

② 《卡波特传》,克拉克(Clarke),p. 71。

③ 同上,p. 155。

了“(卡波特)魔力无边的文笔”，并且声称这本书“是明确的证据，证明一个才华横溢的新作家已经到来”^①。

然而，关于《别的声音，别的房间》的文学价值的讨论却渐渐与另一更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件交织在一起，时常还会被后者压得黯然失色，这便是小说护封背面那张具有煽动性的照片。这张照片由哈罗德·哈尔马拍摄，照片上是一个男女难分、刚刚迈出青春期的卡波特，以一种撩人的姿态躺在沙发上，挑逗地看着镜头。这张照片引起了轰动，卡波特很后悔它分散了公众对作品本身的关注，并且损害了他作为严肃作家的声誉。他抗议说拍摄这张照片并未设计姿势，一切都是自然的，他当时都没来得及意识到摄影便已完成。另外，照片用在书皮上这事儿也没有人和他商量过。这些都不是实话。无论怎样，这只是卡波特早期事业的一个插曲，而这样的模式将贯穿他整个文学生涯：对卡波特个人的宣传盖过了对于他作品本身的宣传。但是至少卡波特得到了他想要的：他成名了。

《别的声音，别的房间》中所讨论的，是大部分文学中的

^① 《对话卡波特》(*Conversations with Capote*)，劳伦斯·格罗贝尔(Lawrence Grobel)，初音出版社(*Da Capo Press*)，1985，p. 156。

经典主题：一个男孩的寻父之旅，被遗弃的恐惧，孤独带来的痛苦，对于被爱的渴望，还有最终从孩提走向成年的历程，或者至少是走向成熟的历程。

卡波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两个主题是孤独和爱。在《花房》中，奥蒂莉问：“恋爱时你是什么感觉？……啊，罗西塔眼神迷醉地说，你感觉好像辣椒洒在了心口，小鱼在你的血管中游弋。”^①在中篇小说《草竖琴》中，库尔法官解释说爱是一个宏伟计划中的一部分：“一片叶子，一把种子，由这些开始，稍稍学习一点什么是爱。首先，一片叶子，一阵骤雨，然后，一个能接受你从叶子那儿学到的东西、降雨催熟了的的东西的人。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，知道吗？它能占去一辈子的时间……爱是一条长链，就像自然是一条生命之链一样。”^②在《别的声音，别的房间》中，伦道夫堂弟说：“任何存于人的天性中的爱都是自然、美丽的，只有伪君子才会追究一个人所爱为何。”

乔尔·诺克斯前往斯卡利庄园的旅途是走进自己（也

① 《花房》，收录在现代图书馆出版社（Modern Library）版《蒂凡尼的早餐》中，pp. 108 - 109。

② 《草竖琴》，古典出版社（Vintage）（美国版），p. 44。

是杜鲁门·卡波特)潜意识的一个过程,具有象征性,高度程式化。一旦乔尔见到了自己一直不在身边、如今无法交流的父亲,并最终摆脱了这个烦恼之后,剩下要驱赶的心魔就是自我身份认同问题:乔尔·诺克斯是谁?到了书的结尾,乔尔最终摆脱了自我怀疑,并且欣喜地高喊:“我就是我……我是乔尔,我们是一样的人。”

这一回答,或者起码是找到回答的路,是由古怪却明智的伦道夫堂弟给出的,他逐渐成为了这本书的主要代言人。那个站在窗口的神秘白发女人就是身穿狂欢节服装的伦道夫,召唤着乔尔,乔尔知道自己必须到她那儿去。他转过身,看了一眼“那个他已抛在身后的男孩”。

绝大多数批评者认为,通过走向窗口边的女人,乔尔意识到自己将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生活下去(正如卡波特那样),他们会有这样的解读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,卡波特却坚持说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的意图;事实上,他说自己从未想过乔尔在三十或四十岁时会是什么样子。乔尔已经从童年的恐惧中走了出来,在眼下,这就足够了。

不过,伦道夫堂弟毫无疑问是公开的同性恋者。这本书中最动人的一个段落就是他一段长长的独白,回忆了自

己对一个墨西哥职业拳击手的感情，其中夹杂着关于爱情的激昂论述。卡波特超越了他的时代。这是1948年，《时代》周刊在它的书评中抨击小说里关于同性恋的主题，称它是“令人厌恶的装饰”。《新闻周刊》称这部小说是“一口浑浊的深井，充满了弗洛伊德学说提出的象征符号”^①。戴安娜·特里林在《国家》周刊上的书评还算是持钦佩态度的，可惜得出了这样一个毫无根据且相当天真的结论，她认为卡波特试图在说“一个男孩成为同性恋者，是因为他的生活条件拒绝给予他的感情需求以另一种、更为正常的满足”^②。

虽然卡波特在发表了《别的声音，别的房间》之后仍继续从事文学创作，但他很快转向了非小说的写作。描写真实人物更让他兴奋。他发表在《纽约客》上的两篇长文清楚地表明卡波特不仅是一个天才小说家，也是一名天赋异禀的记者。这两篇文章中一篇描写卡波特与一家美国歌剧团同赴莫斯科，歌剧团要去俄国首都演出《波吉和贝丝》，文章

① 《卡波特传》，克拉克(Clarke)，p. 155。

② 《杜鲁门·卡波特》(Truman Capote)，乔治·普林顿(编辑)(George Plimpton)，铁锚出版社(Anchor Books)，1998，p. 79。